

史作桢
著



二十一世纪 宗教与文明新探

The 21st century religion and culture

宗教文化出版社

史作桢
著



二十一世纪 宗教与文明新探

The 21st century religion and culture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史作桢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123-852-8

I. 二…II. 史…III. 宗教-关系-文明-研究-21世纪 IV. B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897 号

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

史作桢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卫 菲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0 印张 48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852-8

定 价: 48.00 元

序 言

1994 年秋冬之际,我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回台,不久,几位朋友创办了《文明探索丛刊》。当时我继《形上美学要义》和《文字解放之真义》二书,正在计划一本有关“图形表达”问题之书,书名就叫做《图形表达与人类文明》。所谓“图形表达”,其实就是“文字表达”之基础。如果根本没有图形的存在,就很难有文字的发生。或文字,即图形之客观而简化之符号系统。当然,在图形以前,仍有“声音表达”,如纯声音之语言即是。只是在现在看起来,所有语言,几乎都已文字化了。所以,在我们所处身之文字文明世界中,到了 20 世纪,由于过分细腻之分工,以及对于技术、理论注重,而缺乏整体性之想象力与存在性之理想,导致了各式各样之偏失、矛盾或漏洞。诸如原发性道德之沦丧、人文性“性功能”之过分夸大与泛滥、技术凌驾一切、对文字性理论之彻底怀疑……等等。于此情形下,假如我们只依其旧有,以文字延伸文字之方式,在城市文明中完成一些其所偏好之形式理论,并期对文字文明所必遭遇之诸多艰困的问题有所彻底的解决,在今日看来,这恐怕早已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了。尤其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大凡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现代艺术,都有一种藉原始文明之新探讨之可能,以求得人文文明新基础之趋向。其实说起来,所谓原始文明,以接近于文字文明之部分而言,就是图形文明,而图形文明之代表,就是神话文明。当然这也并非说,就此要将人文文明导回于神话文明去。相反地,而是说,如果文字性之人文文明,到今日为止,果然已遭遇其所必有之形式性理论之缺失的话,那么就整体性之人类文明而言,其介于图形与文字之间,或神话与理论间诸多内在性之基础意义,确实有重新再加以厘清或探讨之必要。

可惜这本书只写了开头的一部分就停下来了,因为文明探索主办了一个哲学讲座叫我去主讲,由于种种原因,我终于放弃了《图形表达与人类文明》一书之写作,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另外一本书,这就



是我在此讲座中所讲《中国哲学精神溯源》一书。

这本书虽然不是我最喜欢写的一本书,但在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我却也经历了不少考验与心得。比如说:

所谓“人类文明”,基本上都只是一种“区域文明”,很难说有哪一种“区域文明”就是一种“人类文明”,当然中国文明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文字文明以后,各区域间,其文明之差异性更是清楚地展示出来。其实其中原因并不难了解,文字本来就是图形表达之抽象而简化之符号系统,它根本就不可能将原有图形表达中之全般内含加以清楚而完整地表达,反之,而只是把图形可以合理化的部分表达出来。或所谓图形表达或图形文明,其实就是神话文明。所以,所谓文字文明中之理论或哲学,往往就是将神话予以合理化而来。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 将图形表达或神话文明予以合理化的时候,是否其不合理的部分就从此消失无踪?还是说,其不合理的部分依然存在,而只不过成为一文明中之潜在的部分?甚至如果说,人类文明中,相对于合理之不合理之部分,本来在人来说,即一自然而必然之事,那么,其所谓“合理”,是否都有些“人为”而反“自然”之成分在?

果真如此,那么,许多介于原始神话与人文性文字理论间之根本问题,也当作如是观。尤其到了一切寻求其存在性基础的时代里,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不太可能只一味地任凭于文字或其合理性逻辑关系之驾驭,而必须要开始积极地探索于使文字文明果然成为可能之自然或存在性基础之问题领域之内,并将原始与人文一贯而系之,以求得 21 世纪新人文之可能。

本于这种原则,我操作了《中国哲学精神溯源》一书的写作。其要旨并不在先秦以后,而是其前,尤其是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间,一切进步的文明所必遭遇之文字前大酝酿之艰困时代之种种线索。很显然,像这种属于任何区域文明,在今日一切要求存在性基础的时代里,所必经历之基础性之发掘工作,实际上,都必已超出于区域性文明之范域,而臻至一“人类性”文明探讨之领域。其实其中之原因并不难了解。所谓原始文明就是图形文明或神话文明,换言之,即以“自然”为背景而有之文明,同时更保持着一种“人”与“自然”间之直接关系。反之,所谓人文文明,即以“文字”为背景而有之文明。而所谓“文字”,其根本意义,即一“自然”被解释后之形式表达。如诗歌、法律等,或即一种“人”与“自然”间关系之形式性之表达。一般言,可记录之区域文明,就是指文字文明。而文字一如语言,多因地区性而产生很大的差异,其

中文字为尤然。无他,声音、图形距自然为近,文字则远。近自然或以自然为背景之文明,其所含有普遍之“人类性”者为大。反之,文字或以文字为背景之文明,以其形式可记录之强制之规范性,其所含有之自然而普遍之“人类性”者则愈来愈少。或者关于原始文明中“人类性”相近之处,我们正可以与图形、神话同时之陶器文明中之陶纹,找到了最佳例证。

若是而言,我们在文字性之人文文明中,只要我们要切实地寻求“文字”之基础,就不可能不涉及于“图形”或“图形表达”,而图形文明就是原始文明,就是神话文明。若神话文明以其人与自然间之直接关系而有之文明,而保留了更多自然之“人类性”,那么,一切文字性之人文文明,都必以其于人与自然间多竖立了一种人为加工性之工具操作过程(如文字或科学符号等),使它必然地愈来愈远离了自然之“人类性”,而成为人为工具之被反控者,这也是可想而知之事。只是在今日看起来,不论文字性之人文文明已达成了多么高而重要之成就,面对了一切要求存在性基础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不设法打开文字性人文区域文明之文字范限,向作为文字形成基础之原始文明而进军,然后将原始人文一贯而系之,以对于人类文明之整体性之了解,尤其是人类性的确实把握,而求得 21 世纪新人文再生之可能。

本来人类文明并无高低或进步、落后之别,而只有使用工具之不同,如石器、陶器、铜器、文字、科学符号、计算机等。在万余年之文明中,假如有所不同,也只有两种大的文明分野可言,一种是人类采取自然物为工具而有之文明,一种是人类将自然物予以人为性之加工而有之工具性之文明。很明显地,青铜与文字以后者属后者,青铜与文字以前者属于前者。前者多自然性及人类性,后者则对自然及人类性多有所背离。其结果是于原始与人文间,尤其到了 19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科技快速发展,形成两极化的现象。一属原始自然,一属人为技术,而且此二者之间之根本关系有愈来愈难以沟通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高技术之社会中,由于对自然的破坏所形成之环保观念之注重为是。若以一彻底存在性之哲学人类学的观点而言,环保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之地球保护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属人本身之自然人人类性消失与否的问题。换句话说,所谓“自然”,在人所知之范围之内,至少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一是自然本身、二是因自然而有之属人之自然、三是由人的自然所衍生之物理的自然。

环保所涉及者,只在于物理的自然世界,而且只属于技术方面,技



术的实际效果是有其限度的。更何况它也只能涉及于属人自然之部分世界。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说,物理属认知,认知只是属人自然存在中之部分功能。所以说,属人之自然世界必大于认知性之物理之自然世界,甚至它更是认知或技术之存在性之基础。除非我们果能超越于外在、客观、狭小、技术之自然世界,而臻至于属人内在、深邃、广大、基础之自然世界,我们就可在不受制于狭隘技术之状况下,以属人之自然基础,完成更完善之存在性之自然运作。

总之,自然唯一,人为主体,技术其次。

人类文明通过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尤其在这原始自然与高科技文明两极化的世界中,似乎技术所带给人类生活之实际利益已渐趋近饱和或穷尽,今后人类文明之所真求,已不再可能单纯地寻求任何技术性的弥补而已,反之,而是重新来寻求在技术操作中人类所曾遗漏与迷失之部分。它是技术之属人自然存在性基础,同时也就是大于认知之属人本身之存在的部分。若相对于技术而言,它就是前所言“人类性”新寻求的问题,或即今日面对任何区域性文明,为求其前瞻可能所必面临“人类性”大启示的问题。

这是人类新唤醒的时代,也是人类文明大统合的时代,甚至也就是原始自然与高技术现代文明之一贯而统合的时代,这中间根本上并不是一种技术或形式理论之处理的问题,而是面对这一切人对其自身之存在世纪性大定位的问题。所谓技术,于今日而言,它就是:

高科技,
高速度,
高消费,
夸大性性功能泛滥。

若相对于技术而言,所谓“人类性”,它具体的意思等于说:

图形性,
直觉或想象力,
整体性,
原创之基础性。

于此二者之间,从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类,并难以有所沟通,不过当我们果然有能力不为某时代某地区或某理论、某形式性之表达所限,而更能以属人本身之自然存在之基础性,来看整体人类文明发展之实

际状况时,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此二者之出现,在历史上不但是一贯而下之事,甚至在人的存在中,它们更必为一互关互补之事。顶多在表达之形式上,它们在某时某地或某理论、某文明中,有着个别而突出之表现而已。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得知,如果人类文明按历史顺序言,乃由图形而文字,或以人的表达言,必先有其内在之想象力,而后及于外在之形式表达,那么,毫无疑问,由图形或人类性而文字或技术,乃顺理顺势之事,其了解亦易。反之,若逆势操作,自文字、技术而图形或人类性,恐怕在甚难之数。所以,在文字与技术业已发展至几乎充分饱和之今日,我们实在勿须再从事于任何文字与技术之夸大其实的工作,反而应当从“历史”与“人”之整体存在而着眼看今日,看未来,以及一切业已发展至迷途状况之人类文明之种种。我们不只重看原始近自然时有关“人类性”之种种发展,我们也重看整个历史之存在性还原之可能,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地找出 21 世纪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之“人类性”之基础与可能。

于此三年余之寻索过程中,我先从中国象形文字之区域文明中走出来,上接公元前 3000 年顷,文字将要初成时之近自然图形,并为中华文化精神溯源之哲学人类学式之探讨。若“中国哲学之哲学人类学式之彻底检视”、“中国哲学之合理化过程”、“检视中国哲学之一种比较性之神话探讨”,“神话文明与‘天’的崇拜”、“人自体与形上宏观视野”、“历史、自然与人性”等章。然后紧接着又写成有关世纪人类性之探讨各章,若“‘人的出生’与人类文明”、“惨烈生命与自由的身体”、“‘无欲’与‘休闲’辨”等章。再后又写了有关 21 世纪宗教与文明之概括性探讨两章,即“21 世纪人类文明初探”及“21 世纪人类宗教初探”。此外,有关三星堆及兵马俑之文章,正是我探讨哲学人类学之形上美学方法之应用性实例。至于“真理寓言”及“人类及其文明表达——一种哲学人类学式之认识论解明大纲”两篇是我对当前哲学讨论所做的一种想象力及方法性结构之反省。最后一篇“21 世纪宗教导读”是我应猫头鹰出版社出版《21 世纪宗教》一书所写的导读。

这样各篇汇集在一起已经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所以就拿去由桂冠出版社出版(此书简体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但我自己完全清楚,像这样一个有关人类文明前途之大问题及其可能涉及之细节,绝非此书可真道其详,所以,一方面这本书出版,另一方面我也在尝试写作这本书有关各问题之续集,它的书名叫做《自然、本体及人之生殖器之故事》。看起来,这当然是一个古怪的题目或是一本古怪的书。其实不



然,欲望、生殖一事自人类之第一人到最后一人,均为一遍在而无法避免之事,尤其时至今日,更由于技术与功能之过分强调,不论欲望或生殖都已成为一失去其原本之虚幻之地。于此情形下,漫无根源之对于文字性高理念之强调早已无何深义可言,同样,任随时代潮流重技术讲功能,更使人迷幻不可终日。面对若此之种种,如何保持自然,又不失其本体,早已是哲学无可避免之课题,更为中国哲学所必须面对之事。这真属“人类性”之根本问题,涉及属人之实际生活与乎各种理想性发展之基础,所有这一切,还是等待我于下一本书中仔细去推敲吧!

史海松

2001年于台湾新竹

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

蜜之祭礼

《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导读

——黄秋韵





他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只是说着这个世界的话。

他说着这个世界的话,但是少有人能懂。

虽然他来自人群,但他不愿回到人群中去。

然而他希望人群和他一起,共同分享他所拥有的幸福,

于是在遥远的两个世界间,他创造出了一个祭礼……

这一天,他带着五颜六色的花蜜来到山顶,向上天献祭。这献给上天的祭品,就是以蜜作诱饵,引导那活在深渊中的人类之鱼上钩,来到与他同等高度的幸福之地。于是,他开始了在高山钓鱼的疯狂之举,向人类世界的深渊投下了他精心酿制的幸福之饵、心灵之蜜。

《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这本书的出现,就像在人类世界中投下的幸福之饵,要将人类带到不染凡尘的幸福之地去。而史作桢先生,则如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正从事着在高山钓鱼的疯狂之举。此举本身,是一种向上天的献祭,它之所以看起来疯狂,是因为人们对它并不熟悉——人们未曾见过蜜饵;不知为何要在高山之上钓鱼;甚至,人们也并未曾觉察自己是活在深渊中的鱼。透过此书,我们正好可以对自身的处境作一反观,并对自身的存在作一真实的溯源,彻底洞见自身如何与存在相远离,然后,设法通过那连接两个世界的诱饵,回到那单纯无染、洁净的幸福之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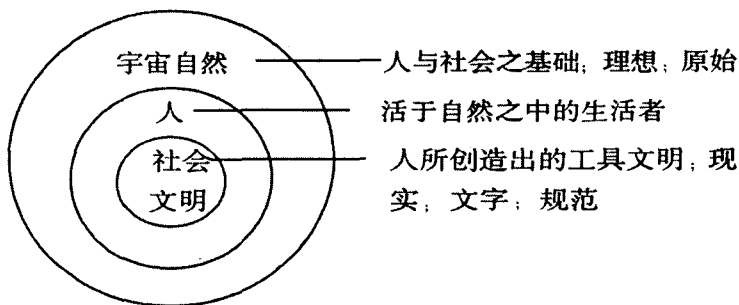
人类活于近乎无可救药的城市文明中已久,正如本书首章“21世纪文明初探”中所揭露的,高速度的变相生活空间与高质量生活日用品的变相供应,已混淆了人之生活与要求,转而以过分夸大的方式来取代生活之实质,人活在交替空幻的追逐中,丧失了真实生活的心情,使生活沦于机械化的程序之执行。以人存在的实际意义来说,在此情况下,人是活而未活的,也就是人并未以真正的生命而活,却成了城市文明中之繁复程序的执行者。人获得了文明的物质产物,却失去了自身,成为真正飘游在城市中的孤魂。人类在文明高度的发展下,物质生活愈益丰富,然而内心却日渐贫乏空洞,了无真实感、意义感与价值感,其原因正在于存在感的失落,也就是丧失了“人”之存在自体,失去了人与自然之直接关系所致。

人是自然所生,由人所建立的文明则是人活于自然之中而操作工具的结果。此工具的操作,从生活日用所需之物质材料至人

类科技、理论、文字、语言、符号之运用，一切自然生成的或人为创造的，都属于工具之意义。无论人对工具如何操作，人类文明如何高度发展，若不能回归到其根源之“人与自然”的基础，即容易成为盲目的发展而终至迷失方向。所以，若人之内在真有一理想之要求，此要求必定是存在性的，而非根据存在而有的外在延伸，或根据此延伸而有的进一步说明。换句话说，人类存在之理想性要求，其实质必与自然相关，自然是一切的根源，所有终极性的理想，必归向于自然去。

然而此事并不易为人所发现，因为人早已活在离自然太遥远的国度中去了，人对工具文明操作的结果是被工具文明所淹没，人反而成为程序操作下的被操作者，除了按照文明中所设立的规则来生活以外，已不再了解怎样才是不受文明约制之前的属人本然之状态。人既不了解文明，也不知自身之受到文明的反控；既不知属人本然之存在，亦不了解人与自然之关系该如何归复。所以，欲免除对自身的无知与对文明的盲从，我们必须先对“宇宙自然”、“人”与“社会文明”三者之关系有所正确的安排，因为只有在三者各归其位之后，人才可能对自身的立足点有一较恰切的认知与定位。

若以“宇宙自然”、“人”与“社会文明”三者衍生的因果关系，以及三者所涵盖范围之大小来看，我们可以姑且图示如下：



最外围的“宇宙自然”，就其存在的实质来说，为“人”与“社会文明”之基础，若无自然之存在，则必无人之存在，亦必无人类文明之开始，是故其所涵盖的范围，亦较由之而生的人与社会为广。若相对于人之生活所必然面对的现实来说，其代表的是一种终极意义的理想。自然理想的归复，就是人类的幸福之地。

其次为“人”之存在。人由自然宇宙而生，人类初始时只活于



宇宙自然之中,若由于生活之需要而使用了各种工具,亦皆取材于自然之中,此时,人是自然中的生活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异于动物的想象力与原创力,人根据自身创造的要求而有了人造工具之发生,由此工具的渐次精密化与复杂化,而终至有了社会组织、制度以及文字的创造,从此,人渐次转而活在高效率的工具操作之下,不复与自然密切而相关。

若以“社会文明”为人操作工具的结果来看,虽然社会成为人之生活场域,然而它又是因人之需要而创生,亦属工具之一种,那么其范围自应在人之下,不应将人彻底淹没。也就是在存在意义上,人有其“外于社会”之性质,而不仅只是社会中之一份子。人所终极依靠的,仍只是大自然宇宙之母,而非人依据自然禀赋所把玩出的一个工具而已。换句话说,社会文明只是人之一一种延伸,或也可说是人之延伸物之一种,然而于今人类却拳拳服膺于此之下,并甘于淹没其中而无所反思,或有所疑惑而不得其解,对于人之存在之路而言,实为本末混淆之迷途。

明了于此结构之后,我们可看出史作桢先生的《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一书,正是试图将人类从迷途上导正,从深渊中救拔的一根钓竿,然而饱受社会文明之好处的人类究竟愿否上钩?他们会将视此为狂行,继续安于他们所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或者从此正视被文明反控而失却自身之事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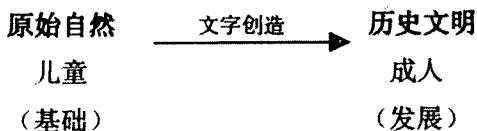
我们对文明缺失的正视,目的并不在于反文明、反社会或反历史,而是在于了解,人和文明之关系已达密不可分之程度,如何才能活于其中利用其优点,同时又不为其反控而失去自身存在之基础,既能够应用文明又可以保有自然之理想,才是我们探讨文明之真正目的。而此工作之进行,则首在于“人”之存在性的唤醒。史作桢先生在此书中则提供了我们几个重要而精确的方法,以供我们检视文明、寻索自身之依据:

一、哲学人类学方法

人类存在之历史,并非自文明之后才开始;而文明之开始,亦

非平白无故、乍然而有的,所以若欲了解文明,则必须将文明之前,作为文明基础或酝酿过程的史前文明或原始文明包括进来。就如同人欲了解自身,不能舍弃成长之过程,而只以成年后之岁月为人之全部事实。人之成长,从婴儿、儿童、青少年、成年,以至于老年,都是环环相扣并有其必然之联系的,若以成年为人之唯一,则对于人之了解必不完整,以此所作的种种论断亦必属偏颇而难窥人生之全。所以,无论是对人生也好、历史文明也罢,真正的了解必然是整体的了解,甚至也包括整体之中部分与部分间关系之连结的了解。

人与历史文明之模拟关系,可简单表示如下:



我们未可以儿童之未达成熟而将之从人生历程中剔除,亦不可以原始之未尽进步而弃之于人类存在之历史之外,所以,原始之探讨成为不可或缺之一环,亦为文明世界以外可供参照之一种存在性的重要指标。此种整体性的了解,我们即称之为全史性的了解。其用意则在于以哲学人类学之方法穿透历史文明之限制,直达于人自体之存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之重建。

而所谓哲学人类学,史作怪先生在本书中认为:

哲学人类学之本义,即在以哲学之方式来了解“人”、“文明”或“历史”。哲学之基本在形上学,但形上探讨也不是什么高深不可测之事,反之,它旨在求得原始属人或自然之原本自然之存在状况,并藉以求得人与自然,人与自己,或人与人间之一贯发展之基础,而不至断裂,或形成文字之形式窠臼而无所自知。(第十三章-8)

所以说,哲学人类学所处理的课题,实即是关于“属人自体”与“自然自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其间除涉及历史文明之全盘了解与穿透之外,亦涉及自体之探讨,是故哲学人类学亦必与形上学息息相关,而不仅只是考古学或人类学之事,它提供了人之存在性溯源的可能,并寻求文明再造之基础。是以哲学人类学之方法必以“全史”为观点,“形上之宏观”为视野,并以“历史文明的穿透”与“属人



自然之存在状态”的恢复为两大中心题旨。

1. 历史文明的穿透

所谓文明,就是人类不断要求精确化与合理化的演进过程,亦为人在自然宇宙中操作工具的结果。随着工具不断改进与更新,人类的生活从石器文明、陶器文明、青铜文明,演进到文字理论的文明,其中又以文字最具效力也最具代表性,它是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入于人文文明的根本关键。

人类文明,若以大的历史分野来看,可区分为“原始文明”与“人文文明”两大阶段。所谓原始文明,就是人类在宇宙自然中生活,以自然物为工具所形成的文明,如巫术文明与神话文明,此时,生活即文明,文明与生活为一,因人之生活距自然为近。而人文文明,则是以人为加工物为工具所形成的文明,如文字之发生与应用。因文字对自然之取代作用使人类生活渐远离自然,而终至形成理论性说理的文明,甚至因为理论说理之说服力强,人一旦接受了文字理论,就很难再跳脱文字的思考模式,而回到自然宇宙之大原创、大想象的实质中去了。

文字之所以对自然有取代作用,乃在于它是一种人类表达方式的简化系统。人类的表达并非一开始就从文字开始,而是从声音表达渐近于图形表达,而后经过漫长的合理化过程之酝酿,才终于有了文字的诞生。在“声音—图形—文字”的表达序列中,相对于不可记录的纯声音表达而言,图形是一种将声音空间化的处理;而相对于图形而言,文字又是将整体性与想象性的图形加以简化的形式。从人类面对自然到人类设法以声音、图形、文字等方式表达,其间所经历的是一连串不断虚拟化、形式化、并且与自然实质割离的过程。所以人类各区域的文明,在声音表达与图形表达的原始时代中,其类同性较高,乃因各文明仍与自然高度相关,一旦进入于文字文明之后,各区域文明间之差异不断加大,在文字表达上更可区分出“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两大系统,根据此两大系统而发展出的文明特质更是大异其趣,其原因正在于所使用的文字工具早已离自然甚远,全是人为性的延伸与形式性的发展了。

根据以上所提及之不同的文明发展角度,我们可将原始与人文之文明内容对照表列如下:

原始文明	人文文明
石器文明、陶器文明	青铜文明、文字文明
巫术文明、神话文明	理论、哲学、宗教
声音表达、图形表达	文字表达、纯形式符号表达

原始与人文之区别,主要在于原始以自然为背景,其所展示的是一种人类存在性的基础,而人文文明则以文字为主要工具,它仅采取了人类存在整体中属于表达之一种简化的形式,相较于人之存在整体,文字只是小而又小的一个范围,它切除了人之自然性、存在性与整体性,而仅以精确和合理为依据。所以,若人只活在文字表达的世界中,难免遗漏人之整体性与存在性,并将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文字的想象力与原创力切除在外,而只能依文字而延伸文字,不复有人自体之存在。若欲避免于此,则“历史文明的穿透”即为第一要务。

历史文明的穿透,就是文字的穿透;文字之穿透,实际上就是文字之解构。文字之解构并非断然舍弃文字不用,硬生生将人导回于原始时代去,而是重新了解文字发生的基础,正确区分出“文字之发生”与“文字之应用”的历史性因果,并将文字之功能作最好的发挥,而不是受制于文字之应用,或以文字而延伸文字之框架中。也就是说,将文字发生前的原始与文字发生后的人文,共同放进历史的脉络中一贯而观之,不切除根源并保留其效用,才可能对人类文明与人自身有所完整的了解与体现。

2. 属人自然存在状态的恢复

文字发生前的世界,是一个原创性的美学世界,文字的发生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上并无必然性可言,它只是人类依照其原始的冲动所创造出诸多可能中的一物,然而,人类如今却果然已活在文字文明的世界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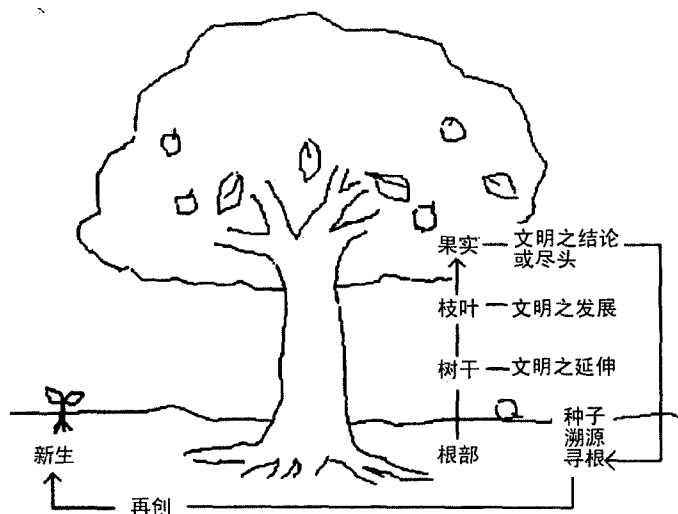
所以,穿透历史文明,实际上就是摆脱文字的束缚,而直达于存在性之生命的自由领域与形上性之原创的美学世界。其实质,就是属人自然的形上性自体世界之到达。此世界之到达,就是属人自然存在状态的恢复,其作用则在使人类从原创的基础状态中重新出发,了知历史、了知文字,并寻找文明发展的根源,以作为人



类重新立足于自然,并以宏观的视野观看人类之依据。此形上的自体世界,即透过历史文明之穿透而来,也就是此存在性之生命的自由领域,仍必与原始自然相关。若以文明发展的时间顺序而言,我们可将形上自体世界与文字文明发展的关系排序如下:

1. 形上性之原创的美学世界 → 2. 文字之发生 →
3. 文字之应用 → 4. 应用之极限 → 5. 基础之返回 →
6. 新文明与新宗教之可能

若以树木成长过程来比喻,则又可图解如下:



文字文明创生前的美学世界,就是属人自然的形上自体世界,在历史脉络中即属原始自然之时代,就人之存在而言,则是属人自然状态的归复,它不但是人文历史或社会自然存在性之基础,更是人文性历史社会之先在事实。若以树木的成长来比喻文明之发展,属人自然的形上自体世界就是作为树木生命与成长之基础的根部,一切均由之而生。尤其树木成长壮硕之后,有了树干、枝叶与花实,虽然枝叶花实看似与树根全然无关,然而却又不能离却树根而独自存在。有了枝叶花实之后,树木的成长与发展已达极限,若要维持树木继续新生而不从此趋向老朽与死亡,那么果实必须掉落,种子必须重回泥土、再次扎根,才有新生的可能。文明亦然。

属人自然状态的归复,就是一种文明的溯源历程,也是对文明发展作一全盘概观与了解的工作。此全史性的宏观视野,对于今日人文世界的意义即在于建立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涵盖能力,并求得一种不受有限时空之观念或规范束缚的存在性生命,此亦即是